

宋書

二十六

宋書

臣沈約新撰

劉穆之

三十一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人。漢齊博惠

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且博覽，多通為濟

陽江。世所敬。徵為將軍，京邪內史，以為府

主簿。初，穆之嘗與高祖俱之海，忽起大風，驚

懼，俯視船下，有二白龍夾舟，既而至一山，山

巖壁秀林，樹葉意，穆之及高祖竟京，城間

何無忌曰：意。府主簿，尚書得之，無忌曰：無

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

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階，頭履與信會

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環布堂，為綺，往

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與六義，方造艱難，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

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

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

高祖至始諸大

倉卒立定竝穆

建也遂委以腹心

動止皆為穆之亦竭

盡誠無所遺隱時

皆編寬弛威禁不行威族豪

右負勢陵縱小民

躬履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遠外桓玄

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不盈旬且

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

為府主簿記室及

事及至領堂邑太守以平桓

玄功封西華縣

守子義興王泰穆州刺史王謚

亮高祖次應

朝劉劭擊王不登高祖入議以中

領軍謝混為

或以或公泰之高穆於丹徒領州以

內事付尚書

曹孟坦遂向言若及沈以二

議咨高祖沈先

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偽意如

廁即密疏白高祖

曰沈沈如至其言不可從高

祖既見沈且

出外時穆之問曰沈沈言不

可從其意何

穆之曰言言朝矣沈非復一且

加以桓玄篡

命已終公固宜立祚勳高葛

言既有大功

大位宜不勳高北可持久

沈沈言

沈沈言

諸公與公俱起在公其言大也 本欲匡主成勳

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為委體

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爭功然推委理揚

功報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王公出權

道也言是始終大計必宜且在此而已哉今若欲以

他後便應受制於人一生權柄與由公選以而公

功高勳重不可直置廢置矣夫 亦異端互起將來

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 此皆 和朝三思云在我

唐書又書唯應公神州治本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隋宜加詳擇此言既入 亦可 懸念便新之類共

善司其公之言不彼必不取哉 公更授餘人明矣

高祖從其言曰是入類及征 廣固還拒唐循常

是唐中書集策決斷永垂示劍 以等疾瘳之見曰每

從容言其權重高祖俞信 以之禮之外指聞見

言不大小必曰雖復聞言 誰能言其重之日一

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采女 示聰明皆

自稱之也又愛好賓游坐 如石后目以為

見事文明好司異端 莫一 知染及親暱短

無所不備 誠之也 之可以公之明也

思我蒙公 恩義無所隱諱 此張述所以

也 高祖 舉止施 為穆之言 下第即度

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 然宣彼四志 願

高祖既 不能居 意又真 分有 在穆

等為大 古十一字 在尺無嫌 大之既足

是公之 亦美矣 向祖從 之一紙 不過 六七

無凡所 為遠心 進不止 常之我 雖不 久荀

令君 之學 言然不 舉小 羊言 穆之與 朱齡 石並

吳書傳二

便尺 晴常於 高祖坐 齒石 答言 自旦 至土 中

穆之 復言 齒石 得八 丁函 而穆 之應 對無 廢

也轉 中軍 太尉 司馬 公十 加冊 陽共 高祖 西討

劉毅 以諸 言長 民監 留府 摠 穆後 事高 祖疑 長

民難 德任 留穆 之以 轉一 加建 威將 軍置 佐吏

配給 官力 三民 果有 異謀 而猶 言家 不能 安乃 屏

人謂 穆之 曰悠悠 之三口 比日 去太 尉與 我不 平何

以至 此穆 之曰公 汧流 遠伐 而以 老母 稚子 委

節下 止也 一毫 不盡 豈 谷如 比邪 意乃 小安 古向 祖

還長民伏誅十年進位
之前將軍給前軍府
年布万匹錢三百万十
二年高祖西伐司馬休
之中軍將軍道憐知四
程而事無大小以穆
之遷尚書右選以領選
軍如故十二年高
祖北伐留世一為中軍
將軍監太尉留以轉
穆之左選以領選軍
軍二兩軍司將千人領
選如故以收五十人入
已外東以穆之內提
外供軍旅法斷如流事
無擁泄也眉守令輻
求許
百端內分詔真盈塔滿
二月曾
辭訟于文
以書
宋書卷之三十五

宋書卷之三十五

五

受口誑酬應不
加參差
皆悉聽
舉一八數
二三談者
其笑引口
且時
未嘗
言倦苦
其有
寫言
事畢
是扁章
校定
墳籍
其書
豪
此為一人
饑穆
之託好
實客
之管
府客
七
十人
以
遠
下
吊
下
言言
高
祖曰
穆之家
本貧
貧
賍生
來難
言
以存
約
須而
朝夕
所
微
以外一
宅不
以負
公十
三年
公
寓
門郎問
疾十一月卒
時年五十八

高祖在長安聞問驚馬慟哀惋者數日本欲
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
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使
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
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
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祖又
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上教所先念功體勞
善深遠遠故司勳兼業在勤必書德之休明復
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
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
俱盡及登庸朝之司京畿習焉新王化敷讚頌百
揆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杆撫寄之勳寧只洽朝野
方宜藉威歆維隆聖世志績夫究遠邇悼心皇
恩哀述班同三古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
尋自義臨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
時屯世故靡歲斬是寧山岳臣以寡寡之負荷
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謹言嘉謀哉
襄若乃思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

宋書傳二

六

結

氏里

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
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
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
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
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
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
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七

監生姚岳

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曰故侍中司徒
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勳造大
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新蕃屏竝肇感事懷
人寔深悽悼可進南康郡一邑三千戶故左
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剋剪放命
北伐之勲參跡方叔念勤維績無忘厥心可
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諡穆之曰文宣
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

司徒南康文宣公伯珍之妻德佐命翼亮景業
 猷經遠元勳克功銘鼎彝彰典舉承故已
 嗣徽前指官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昔塋域
 九原之想情深極歎可致祭墓所以申志不懷穆
 之三子長子鳳之嗣仕至身外散騎常侍子
 邕嗣先自及郡縣之新國若自及郡縣之新國
 去任便上三世祖孝建中始事武烈為下官致
 敬河東一歲之重為勅康相言輕三後歆之
 與邕但俱為之會正坐位性嗜酒言談之曰卿昔

卷之二

八

嘗見一酒一匙一匙一匙酒乎歆之因數孫皓
 歌飲言三言為其作臣今與汝比眉既不壽汝
 酒亦不三言三言所致嗜食滄滄以為味似
 鰓魚嘗三言靈休靈休先忠父滄滄亦落跡
 上因取人三之靈休大驚為答曰性之所嗜靈休
 瘡亦未三言者悉獲取以給邕邕既去靈休與
 何勗書曰劉苞向願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
 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亦
 常以給膳卒子彫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三守爵

士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為南康縣侯食邑
千戶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
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
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賦化具狼藉揚州刺
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
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
家耗石發分燿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邪吏民
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
如此奔亦曰也待停還為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吳
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
陽縣王等侯諡曰恭侯長子欽世祖初黃門侍
郎欽弟衍大明末以為黃門郎出為豫章內史
晉安五子勛稱偽號以為中護軍事敗伏誅衍
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為太祖所知始與王濬
為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為濬所遇瑀性
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
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
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有情款家內婦女

宋書傳二

九 監生王泰

間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濟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濟大怒啓太祖父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為亂為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帝即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為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寶實於荊州世祖即位召為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為丞相左司馬俱全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廢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十

監生姚岳

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南
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息至江陵與顏
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帳
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臣分引吾下席
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太等八妻為
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為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
太守侍中何偃嘗案六參伍時望二瑞大怒曰我
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少聖文部尚書
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瑞又與親故書

六三丁七

宋書傳二

十一

羊文

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眾處朝廷不為多
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疽死已篤聞
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丁子卷南徐
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其之中書
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表之內史
平官子良始興相以職化其繫東冶內穆之女適
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
孫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道晉丞相祖

洛中領軍父琦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
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為會稽王司馬馬道子
驍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未役繁興弘以為
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
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畝以要歲
功而府省官軍刻控引無所訖復屬以重勸肅
以嚴處適足令國充積而無救於屯守實也伏
乞聖旨諸治募吏數百雖貧以厚贍收入甚微
愚謂若回以說農必功利百倍矣然器所須

卷二十一

奏書卷二

十一

奏

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
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
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苗各立典軍
募吏依治募分比例并聽取山河人此皆無損
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聽官士分判番假
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
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均之領此任其
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
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翰短

豈可相與。後默立有懷。弗聞邪。至於當三公。身自
當裁。以遠襲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
庶歲有務。農人之勤。倉有盈。康之實。具禮節之興。
可以盡其待也。道子欲以為黃門侍郎。珣以其
年少。固辭。珣便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死。弘
悉燔。後書。一不收。其餘在。美悉以委付諸
弟。未元喪後。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如
寧遠將軍。四部。三臺。百官。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諮
議參軍。知元。或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
不許。二
三

難在。與者皆不效其長。唯弘固執得免。桓玄死。
京邑。道子付兵尉。昏吏畏。莫敢瞻送。弘時
尚在。獨於道側。拜。誓。直。涕泣。論者稱。高祖
為鎮。乃。有。詔。議。參。軍。以。功。美。其。容。議。五。等。
侯。遷。弘。亦。王。大。司。馬。以。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
琅邪。明。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
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為。中。軍。諮。議。參。軍。
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少。史。義。熙。十。一。年。徵。
為。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

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稷之
掌留任而已日及從北來稷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
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
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戚有家重訓大
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丁左
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共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浹奔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
肅正朝風案學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
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
閭闔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忽緣自由此而勿治典刑
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土其辜削爵土收付
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
司直風聲噂噓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
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濟階式
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爲人還散軍中內臺舊體
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
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旣和所虧者重臣弘泰承
人之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十四

監生姚岳

所以不敢辯默自同秉彝違舊之術伏須臾
裁高祖令曰靈運名凡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
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為永制十四年
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
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
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位命功三華容縣公食邑
二千二百二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因宴集謂王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
元之從並無辭欲感稱功德弘率不對曰此所

宋書卷二

十五

宋

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
與少而曰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
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
公食邑二千五百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巨十載幸會謬荷
榮遇難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
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
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肯稽達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具采之四海進

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
賞於上愚臣苟天少於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
口實竊財之誦比此為輕惟塵盛猷虧玷為大
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
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廉託且凡人之交尚中
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敬之愚猶守之
以死不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兵部督進號
重騎六將軍開府制又如故徐次之等以廢裁
之罪將見誅弘既非言者弟雲首入為上所親
三
宋書卷二
十六
謝靈運與驃騎書云
一
班劍三十人上西征
下者引隊仗出入司安府檄
參軍五年春大
三弘引各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
世道休明五福依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
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變理陰
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適日心平
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傳馬大

嗚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也
聖哲御世允隆空休徵表祥醴泉必涌而
濟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厥厲
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履鍊之咎臣以
庸短自輩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
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宮統理神州拜察
衣袞總銀朝端內外要重頓率微躬窮極寵責
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難稱知伊陋昧何以
克任此之易了不佞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

史書列傳二

七

義六我親戎憂又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
時嘗有何心塵蒙聖聽所以僥倖從事循牆鼠
竊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論其本懷遂蒙謝拙而命入偷安日甘一
日實亦仰佩天眷不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
載遂令負乘之費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環

黜之之美下增官詢慶并之灾灾

顏何以寧既不遠而
人之福斯復之天非

敬錄

三

漢伏願

盡先是

今河南成

制空世代

不正是以

二有斯前

鼎曰以海

宋書卷二

六

雲為懷於今幾今之便端惟始朝慶

德家其心度微塞天遺少弭功

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

慶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

言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

天勢之所處非親

為後權軸之要任歸

之顯報明公位極台

同立握而總錄良揆

大道福壽空存

與信

懿弟宗本歸

齊齊允魯衛明公馬統

天下和平

不名番萬代豈不美

固自陳請乃降為

上表曰臣聞

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

秋所美楚出策疾前史垂誠

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處旬朝政弗及而
以庚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實豈
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微
猷淵邇明德彌劬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指紳屬
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
此為聖主實空閭暗思踰越何責素餐仰玷盛
化公私一二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身次
屋三在下誠文貽譏況道隆地泥義兼前禮臣
於古人無能何役實不竊位為物謂何雖曰厚

宋書卷二

元

視胡寧以真所止之懼宣其疾其心乞解州錄
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
貞朝野改後為賢豈惟下臣獲免大矣凡厥
來謀孰不慶至若天合問以獻復遲回請出
臣表遠聞外以朝議與請或有可擇切曰省
表遠擬隆國經國之體近迭大易卑牧之志
三復沖旨以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
明貴顯一獻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
定心哉

燕總司州使成致有

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臨騎親
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
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
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墮體其至誠
而奉敕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
顧影戴惶國識攸厝臣忝荷重寄四載于今
既違前史量方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糜食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
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
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
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摠
錄日英毗蕃盛化忝廁下風諮馮心有所內朝細務
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
不已為余推遷覆復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
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
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爾置
冰鮮食為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以攝督所

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
為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
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一受恩深重
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
許順不令誠詐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實表如
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一人配府
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
時宜毋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司徒犯法無
士人不罪之科然事至詰請輒有議詐若垂恩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七

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益言苦怨宜
自為其制使不得憂苦之吏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造主偷十
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禡兵既得小寬
民命亦足以有懲也相各言所懷左丞江與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汗盜
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懲
之者足以臨金誠若復雷同羣小諂以兵後
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

自六福合其職之罪無以相關與今與符任交接
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及以客自是客身
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
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離所為符任不得不以
檢為義士庶雖殊而理有間察雖三百司所以
下不之謂親而後同坐是故如違以日理自謂今
罪重者與三與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及之
三四三得宜安但既古復士宜令論贖常法盜四
區三守五匹降死補兵準六存寬惠以符氏
三三
只言有二
三三
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老
罪乃可裁恐不可以補兵也謂六官可施小人
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士准之說言為山陰
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不復得不及坐士
又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宜更即刑當
四三身六京備之胃與小人隔絕防檢三宜及
不之之士喜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與之于時
行非唯一處左丞議以客與符伍相離可
檢符中有犯獲乃刑坐即事而求有非實

有奴家者類多使役賣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坐共有
侍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
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任濫刑必眾恐非立不當
善平旨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備兵
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
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計犯者或與使
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
同殿中郎謝元說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
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

宋書卷二

二十三

非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則
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抑之於任則是受公檢
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言二僕諱何罪而
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國察則意有未周
或有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
或之實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
有宦 公私混淆名實非元由此而言請不
宜坐 公士於事為官無奴之士不在此例
若士 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真

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冥安使之
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
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
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
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
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以孔右丞議士人
坐符任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
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
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

於王憲無僕者休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霑恒
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
慝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
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
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旣不分別士庶又士
人坐同伍惟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因所宥故
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
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己未問會稽士人云十
數季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

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
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
要須臨事論通上下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
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申符制蠲士人不傳符
耳今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
無等衰詐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
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
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
永絕塵垢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二十五

監生姚岳

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
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
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
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
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
至相糾問伍之防亦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
之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
又或無奴僮為眾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
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自優量

者實以小吏無知歸財易昧或由疏慢中陷重
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
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
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
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
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須復加哀矜且此
輩士人可殺不可適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
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
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

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
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
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
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
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
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
至今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
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嘗亦由之今皇

化惟新四方無事，後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十六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繫有徒，爰初導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二十七

監生姚岳

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病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二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踪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勳。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還幸經

弘慕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
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
景雲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竝綢繆先春契關屯
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勛民思茂惠
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一想慨良深于懷
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
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上施為及書翰儀體
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二十八

監生姚岳

不營財利夢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
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
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嘗擁有人就弘求縣
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
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子相子起家為負外散
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
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
無推敬卒官子僧直凡嗣齊受禪降爵為侯食

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
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
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
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
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
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方前軍長史左民
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
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
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
賜死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二十九

監生王泰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
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
啓亂加以元顯嗣虐元祖宗之遺典羣公之
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
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
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
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縱高祖一朝創義
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

於馬樞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
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列傳第二

宋書四十二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三十

監生姚岳

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宗臣 文宣公 配饗清廟 豈徒然哉

列傳第三

宋史百四十二

臣沈

一

新

徐美之

傳亮

檀道濟

徐美之字宗文東海郡人也父平南將軍吏部郎
江州刺史未拜美之祚之上應命美之少為王
雅太子少傅主簿出卒之頃北助美之高書祠部
部不拜桓溫攝軍中兵曹參軍美之高祖同府深
相親美之有美高祖版為領軍美之高書庫部
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善知之稱琅邪王
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中大夫
尉咨議參軍美之十一奉除入為將軍環邪內
交仍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
大尉咨議參軍美之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
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美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
美之曰臣聞陛下二論官為二千石志願久充今
太子已平豫地萬里未有小恙未定而公夜食

可輕豫劉穆之等為初命以

之為為吏部尚書 是成將軍丹揚尹然知留任

中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不

四季夫司為將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遣按奉

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極必生難之為道

獲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表 誠曰自焚之愛

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

為故尚弘物之理尋之即刑由于明志為子之

遺焉有自容之地 罪狀法者 責九 重責之者 責九

宋書 卷之九

容愚謂可特申之還裔從之 高祖既行進號鎮

宣將軍 亦兼將軍 常侍上 初 志 忘 位 命 之 功 詔

曰 敬 騎 常 侍 尚 書 僕 射 領 軍 將軍 丹 楊 尹 徐 羨

之 監 江 州 豫 州 之 西 陽 新 蔡 等 軍 撫 軍 將軍

江 州 刺 史 華 容 侯 王 弘 散 騎 常 侍 領 軍 將軍 兼 領

唐 勇 檀 道 濟 中 書 令 領 太 子 詹 事 傅 亮 侍 中 中

領 軍 謝 晦 前 左 將 軍 江 州 刺 史 且 陽 侯 檀 韶 使

符 節 雖 梁 南 北 秦 四 州 荆 州 之 河 北 諸 軍 事 皆

將軍 鄴 州 刺 史 關 中 侯 趙 倫 之 使 共 北 徐 亮

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
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塗侯王仲
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
將軍、灊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
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
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次、中侯、沈林子等
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
經始圖終、勲烈惟茂、竝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
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

三

監生王泰

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
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
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
封建安縣侯、竝增邑爲千戶、佷之、可封霄城縣
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
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
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
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
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幸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是
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
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
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
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
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覓司空尚書令
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
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
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

弘治四年

宋傳三

四

監生姚岳

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
南來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旦有
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
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其日守關
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
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
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
左右唱呼引船為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
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爾綬

元立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
惠勸立第五皇弟美我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真
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
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
後加害太祖即詐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
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事駕依
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
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
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
終事盡宣翼免疏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
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
政以再脊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
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感化而聖旨謙
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
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
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
昊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
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之入言美之等。奏曰：近馮下情言為心聲，
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
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力，實聖德一國
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
連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
此之非宣布自遐邇，臣等荷過二世休感，以均
情。燕國至山，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猶
辭美次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
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然。臣等增憂歎，臣聞凡隆

先構幹，蠱豐之盛，美味且不顯。帝王之高，義自皇
宋創運，英聖有造，所為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
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
未易可保，民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己復古之
風，遂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
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
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美次之仍遜，信之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倖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外翼而長未足以譬求初之季天網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徃無復言之節事君關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誰末因懼綯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弘治四年

宋傳二

七

監生姚岳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香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虐未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前羽為仇雖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靈怨結八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有知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

華蕩澤為

戮况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悉戚含哀懷耻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傷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悔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為其遺防可遣中領軍到彦之即

日雷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經路符檄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既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攝子為黃門郎正直報亮公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

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高陽公主之孫
陳王文舉喬之及弟乞奴從諫初美之平少時
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美之因起拜之
此人曰汝有寶相而有六厄可以錢二十八文
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大臣從美之
這觀之縣之在縣內嘗暫出山後自後破縣縣
內人無免者雖人亦盡從美之在外獲全隋從
兄獲之爲海安縣令行經山中見異龍長
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雲鬣足更長而不及
尾三寸

宋書列傳三

九

拜司空守關將入進皇長身危尙天嘗拜時
驚集太極東結是馬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
祖以其姻戚累如寵任爲丹陽王吳郡太守皇
平初以美之美據頗豫政事上王寵之極道惠
中書舍人刑安泰潘璠相結璠與時謝時久病
連灸不堪具客佩之等幾其託疾有異圖與寵
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
之亮答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哉
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用巾步出東門耳

乃止羨之。既誅八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
季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諫、等，請州
刺史應龍，以亨為兗州，襲為豫州，亨密以問龍。
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
陳時人，竝相署置。期明，李正會於殿中，佩未
及數日，改斬之。

傅亮字季文，北地靈州人也。祖咸，自魏徙，射父
瑗以學業，名於世。亮少與都超、善超
等造，亮亦與之。亮年十五，歲超令
三、

人，亮之獲左石，持云初無名。色超謂亮曰：卿
小兒，才名世，宜當遠踰於兄。亮保家傳祚，終在
大者，通三長，飲亦儒學。官至立兵尚書。永初二
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八書、文、詞，初為建
威參軍，拒謙中軍，行參軍，拒玄篡位，聞之，博學
有文采，譯為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
玄敗，義旗初升，陽、孟相以為建威參軍，義興
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
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

闕為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
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
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
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
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為幸
但憑履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字不樂外出高
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
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後事中郎堂記室以
太尉參軍羊徽為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後征關
洛還至彭城宋國初遣令書陰侍中領世子中
庶子從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
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
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
將哀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
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
送其日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曰
已及是長星音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
將發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
詹事司書人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
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
專於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日車常數百兩高祖
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
以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諸皆

東晉書卷三

十一

九解也演字意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
書監義熙八年卒十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
書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
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
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
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
題曰天子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
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
而帝覽表直及少帝皆泣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遂承是布腹心於
到彦之王華筆來自結納大種登作散騎常
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樂心如故司
空府文武即為左光祿府又進爵始置部公食
邑四千戶周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
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疲病篤求暫
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關
道臺立騎校尉郭凝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
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

宋書列傳三

十三

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
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籍
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六王小心大雅誅
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有慎身
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
養其吳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特忌滿祥萃

部家之灾鼎食無百年
忽而不戒知進忌退者

曾莫之德前車已摧後變不息乘危以度寒
險而徵幸於是有顛墜覆凶之禍殘生天命之
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
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
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控於纖
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
而投絃夫豈蔽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
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
也夫單以管內喪表張以治外夫中齊秦有守

皇朝十年刊

宋書列傳三

十四

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曾心巖牆
絕於四體夫災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
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災可以
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
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於乎盡
矣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
端逸翮鍛於爪擊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
甘醪缺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

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豈以振褐高樓

年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
在龜犧商洛遐遐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
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臨見茲二
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
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
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
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
微之謂也故荀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
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三

十五

監生姚岳

充外斥陵九折於邛棘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
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
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
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其辭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林示夜清務隙遊
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
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焦滅爲度雖則微
物含懷者久之遐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

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
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
西成之暮畧肅皇命於禁中聆靖劄於前庶鑒
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澹澹而被墉伶
鳴綢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共感何
夕永而慮克也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
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秦溫
聖哲之遺蹤墳素香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
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
弘治四年

宋傳三

十六

監生沈岳

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
之彪炳嘉加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
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場摧而發蒙羽習
飛蚺飄飄纖繩緣幌求隙望燭思陵廢蘭膏
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執之既覆忘改轍
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
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脩緣督
而為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
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

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雕陵
於莊氏幾鑿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
之未弁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
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三首其一始有悔懼之辭曰夙擢登皇邑有人
祖我舟錢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彼貴
懷祿義所充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
晨軌疎董頰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
命安可圖懷此作前脩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

弘治四年

宋傳三

十七

監正二卷五

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
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
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
有穠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秘書
郎先亮卒演弟惺湛遜亡湛弟都從建武郡世
祖孝建之中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
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諱致稱高祖創義道濟
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

俞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勲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群盜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濟為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栢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披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為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為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為司馬臨淮太守又為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公復為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克許昌獲偽寧朔將軍頴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臯偽兖州刺史章華降還進洛陽偽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

興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為征虜將軍琅邪內
文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為西中郎司馬持
節南還授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
世宗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命轉護軍加
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時高祖命以征虜
攻封未備懸公食邑三千戶丹陽之護軍如
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千八人南徐充之此
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元年高祖命青州刺史景平領東陽城首曼告急
景平遣使持節監征虜將軍事與王仲德救東
陽不及高祖虜燒營焚攻之迎走將追之城內無
食開窖取以穀窖空數人出穀作米已經再
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景平廣陵徐羨
之將廢也溫陵王義兵之會還濟道濟意不謂
屢陳不可不見納遂之等謀欲廢立諷道
入朝既至以謀告之

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
凡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

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亮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亮之等同誅忽聞亮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亮平遷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秦虜已平河南

宋列傳三

尋復失之金墉虎牢竝沒虜逼滑臺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神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朔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顛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悉顛悉顛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余日虜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及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

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

在重左右腹心並經

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

畏之太祖寢疾累年

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官軍晏駕道濟不可
復制士年上疾篤會索虜為邊寇召道濟入朝
既至上聞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詔矣會
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祖道濟階緣時幸
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為比曾不感佩殊遇
思答万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
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

宋列傳三

三

彭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
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
寔繁弥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任
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
河岳弥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
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
延祖且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
被况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
事止元惡余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

黃門侍郎趙司侯從事中郎蔡太子舍人
徵征北志簿承伯秘書郎導等八人並於廷尉伏
誅又收司空參軍許彰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
一部郎顧何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牧道
濟子夷邑演及司空參軍高道之誅之薛彤
送之並遣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此張飛聞羽初
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
子焉乃被宥有世祖世為奉朝請

史列傳三
二十二

繫於險轍是以古人畏回於凶險又戰乎臨岐若
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後費無承矧憊然不
以存歿為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
死而可再回以死回為期也又豈推定之機當
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也使人使相官者
卒追之痛嗟生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
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憂而存矣其之歿
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瞻言下
以遺君父豈徒言哉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三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